■家庭相册

我的两个父亲

□李琼霞 文/图

我出生7个月,生父就在一次 意外中丧生,从此,我却有了两个

母亲改嫁后,我没有跟去,跟 大伯、大伯母住在一起。大伯心软,怜恤我自小失了父母,对我总 是格外疼惜。他和大伯母初去县 城时,哥哥姐姐都留在老家,唯独 把我带在了身边。小时候我喜欢 吃糖,大伯就给钱让我自己去买。 上世纪80年代,很多家庭吃饭都 成问题,我却清楚地知道周边的 商店有哪些糖、每一种糖多少钱。 认识的人都说大伯对我太娇宠 大伯乐呵呵地说:"你们看她 多聪明,这么小就记住了这么多 糖的品种和价格。"稍大一点,大伯开始自己承包工程。工人每天 一早起来干活,他也一大早就到 工地上去巡视。每次走在工地上, 大伯在前面,胳膊里夹着公文包, 双手交叉背在身后,一步一踱;我 跟在他后面,双手也高高背在背 后,亦步亦趋。就像他的影子。有 - 回有个工人问我长大了想做什 么, 我神色庄严一本正经地回答 道:"我要做个包工头。"大伙哈哈 大笑,大伯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老家夏天酷热,大家都习惯晚上吃粥。我总觉得吃粥还没饱 肚子就先撑着了,只肯吃干饭。大 伯母就每天中午多烧一点饭,留 着晚上给我做炒饭。有亲戚看到后说完万分,说:"你们怎么能这 样迁就她!哪怕自己的孩子也不 能这样娇惯。"我正是青春敏感的 时候,她没说出口的话,我却听出 了弦外之音:她是说我寄人篱下 还挑三拣四,不知好歹。正好大伯 推门回来,马上说:"十几岁的孩 子都不喜欢吃粥,很正常。我十几 岁的时候也不吃粥。"我当时不明 白那是大伯刻意维护我的话,只 觉得自己跟大伯一样的, 很了不 起。心里的不痛快立马就消散了。

□刘昌宇

学习的过程,就是读与写的

过程。其间,如何读出新意,写 出有分量的文章, 古今中外的相

关论述举不胜举。近读美学家、

文艺理论家朱光潜的力作

《读写指要》, 其站在美学视角,

对此话题的阐述, 却颇让人受益

全书从"方法与途径"

格与特征""阅读与欣赏""附

录:练习与写作"四个方面,传

授了读与写的方法,告诉我们该

怎么去学习中国古典文学, 以期

通过这种讲解,提高广大读者的

了其要义、方法和路径。一开篇,

朱光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读书

不是有没有时间的问题, 而是有

没有决心的问题。针对某些人读

书不加选择,他建议:"读书不在

于多,而在于选得精,与其读十部 无关轻重的书, 不如把相同的时

间,花在一部经典著作上。"而对

于做学问,朱光潜更是提出了"要

系统读书"的要求。即围绕一个中 心展开学习,精选该科目的要籍,

关于读书,朱光潜系统阐述

文化底蕴



上学时,我就住在小叔那里, 小叔就是我的第二个父亲。小叔 任教的学校在一个十分偏远的小 镇上,一 个月工资非常有限,却要 养活一家子人。当时还没实行义 务教育,上学都要交学费。班里很 多同学到期末都交不上来,经常 课上被点名,放学也常常被单独留下来"谈心"。但是没办法,那个 年代普遍家庭都穷,一年到头可 能都赚不出孩子的学费。只有我 从来没为学费的事烦恼过——因 为每次都是直接从小叔的工资里 扣掉了。年幼的我从来没想过:我 一学期的学费要扣掉小叔几个月 的工资,那些日子不知道小叔默 默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小叔从来 没跟我说过学费的事,好像他给 我交学费是理所应当的。

有一年小叔特别忙。 那天,小叔开了一天会,回来却惦记着要给我"过生日"。只是学校 附近的小店都关门了, 小叔便骑 着自行车去了几公里外的街上, 买完菜又骑回来。不管生活再怎 么艰难, 小叔总不忘给我们的生 活添点"仪式感"

大伯是慈父,温和宽厚、望之可亲;小叔是"严父",平时总把关

一部一部读,从入门到深入研究,

读书要讲究方法。强调"好书要重

读",只有多读几遍,才能真正体

会到书中的精髓,参透作者的思

想,在不断揣摩和品味中,才能切

实提升自己的涵养和修为。而对

比较重要的书籍, 朱光潜则倡导

要列大纲,记笔记。纲目并举,不

仅能帮助理清思路, 更好地理解

书中的内容,而且,在条分缕析

中,也能加深我们的记忆,使所学

有感情,写要有思考,这是朱光潜

大力倡导的一种美学追求。就写

作与思考这一话题,朱光潜在本

书中也做了深入探讨。他首先指

读与写是相铺相成的, 读要

知识得到进一步巩固。

书中,朱光潜语重心长地说,

小读写涵蓄大意蕴

—读朱光潜《读写指要》

爱藏在严厉的背后,让当时年少 懵懂的我心有惧意。但是他会细 心地记得我的每一个生日;他会 在我失意落魄的时候说"天生我 才必有用,不要着急"……

光阴荏苒,就这样在两位父 |一宽一严一慈一威中交替轮 转,悄悄染白了他们的鬓角。越是 年长,越是感叹自己幸运:我没有 因为生父的离世孤苦潦倒,反而 变得自信独立,有时甚至有些"小 霸道"。这都是因为我有这两个 "父亲"。爱人和好友经常揶揄我: "就你这脾气,哪像个从小没有爸爸的人啊!"是啊,谁说我没有爸 爸呢,我明明有两个天底下最好 的父亲!

记得小时候奶奶一直跟我 说:"你一定要记住大伯和小叔的 恩情,长大了要记得孝顺他们。 我想奶奶也许说错了,那些血肉 亲情早已在平时的细碎生活、 蔬一饭中长成了骨肉、融进了血 液,根本不需要刻意去记得。你惜 我小,我敬你老;你庇护我幼有所 依,我拥戴你老有所养;你带我看 世界繁华,我陪你享晚年安乐。亲 情轮回,流转不息。这或许就是亲 情、就是家人的意义。

总难免前后欠呼应,结构很零乱 另一种是先在心里打好腹稿,构 思好后,再提笔著文,由于成价在 胸,往往能一挥而就。他中肯地 说,第一种要尽力避免,第二种一

是想到哪写到哪,由于不假思索,

广博的学识, 就读与写的话题展 开了系统的论述。极富见地的美 学表达, 揭示出小读写中所意蕴 的大要义,这对于提高我们的读 写能力和学习能力, 堪称丰瞻的 精神引领。

般写作者未必能达此境界。为此, 朱光潜兴致盎然地介绍了他的写 作方法, 即先把欲表达的主体思 想构思好,然后列出小标题,待捋 清每段所要阐述的内容后, 再从 整体上去取舍哪些文字该写,哪 些文字该忽略掉。朱光潜鼓励说, 写作的过程,离不开深入的思考, 有时甚至需要苦思冥想,只要"肯 "养成细 朝深处想,肯向难处做。 致谨严的思考习惯,并坚持不懈, 对每一位用心的写作者来说,"决 不会做不出好的文章" 现代人学习知识和文化,离 不开高效的读与写。朱光潜以其

出了写作的两种表现形式,一种

家乡的老井

老家村外的东北方有口 都称官井。何时所挖? 当年80多岁的爷爷也说不上 不管怎么说,位于古代官 道旁的这口老井是很有年代 她不仅滋润了南来北往 的客商旅人, 更是全村人的乳 汁、命脉!

井台呈正方形, 高出地面 约半米左右,全部由大大小小 的青石铺就。四边有长长的条 等待绞水的人们便坐在上 面闲聊, 常常是谈笑风生。 季就不行了,因官井在村外, 四周空旷,寒风凛冽,条石又 冰凉,人们只有聚集在井台边 块稍微避风的凹地里等待。

井口处布有片片青苔, 算 是官井的老年斑吧。井很深, 起码有十几米。童时, 我曾趴 在井口往下看,井水只有比水 桶大不了多少的一片儿,鱼鳞 ·样闪着光, 阴森可怖。井口 上的大辘轳原是木制的,后来 换成了铁制的,有一搂多粗。 井绳原是麻制的, 比拇指还要 粗,后来换成了钢丝绳,在辘 转上绕了三圈儿,钢丝绳的两 头都有拴桶梁的一串大小不一 的铁环,这边打满水的桶绞上 来,那边的空桶自然就下去, 一上一下,效率比只用一个绳 头快了一倍。

春到秋还好,寒冬时,钢 丝绳和铁辘轳都结了一层冰, 绞一桶水上来,得有人在另一 边拽钢丝绳配合才行。如不 钢丝绳就会在辘轳上打滑, 甚 至将那边的空桶猛地甩将过 来! 人多时还好, 要是半晌一 个人来,只有望井兴叹了

我家的水缸很大,能盛十 担水,除了奶奶做家务不用担 水, 其他人只要从地里干活回 就担起了水桶。家家户户 也都如此,尤其是早中晚时, 村街上担水的人你来我往,如 过江之鲫,大街小巷的土路 都洒满了溢出的水痕, 若 是冬天,那水痕就变成了一溜 一片片的冰。

大姑娘小媳妇担水可谓是 一景了,小扁担颤颤悠悠,哼 哼唧唧,她们欢快地甩动着 手臂, 踩着节奏明快恰似舞台 上的小碎步,摆动着黑黑的及 腰长辫儿, 扭动着风摆柳般 的腰肢,将劳动的美展现到 了极致,

其实,担水是很累人的。 上世纪60年代末,少年的我回 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爷爷是 生产队的饲养员,整天铡草、 担水、担浆,早已累成了罗 锅。我主动挑起重担,让爷爷 得到一些轻松。刚开始担水, 就像《朝阳沟》中的银环-样,掌握不住两只水桶的平 衡, 肩与扁担不是靠前就是 经摸索掌握平衡后,肩 膀又被压得肿痛, 从官井到饲 养棚上千米的距离, 我往往要 歇上好几歇。

我咬牙坚持着,不知挑了 多少担水,终于练出了一副铁 肩膀,像村里人一样,担着水 可以灵活地左右换肩, 几里地 不用休息,同时,也练出了 种坚韧、刚毅的性格,为后 来当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复员后,回故乡看望爷 却看不到那常常站满井台 的担水人, 更听不到井台上那 常有的欢声笑语。一搂多粗的 大辘轳也不见了,黑洞洞的井 口上,横躺着一块长方形石 条,石条两侧没盖严的地方, 塞着两捆圪针。我有些茫然。 走进村内,忽然甜美的

《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歌声和 阵阵清脆的笑声振动了我的 一群姑娘正听着歌在四 周都是自来水管的水塔前,洗 那彩色的衣服呢! 她们边洗 边和来担水的小伙子说笑 着, 甚至有的转着圈儿追着小 伙子打着玩儿。我的心倏地变 得欢畅了。乡亲们告诉我,到 秋后, 自来水管就安到各家各

几年前再回故乡, 连井台 的影子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 是一座座春笋般崛起的小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我和我的祖国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讲出您青年 青春岁月—— 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 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 要求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